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ve rebellious novels to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outheast Asia

Zhong Yaxuan^{1, a}, Liu Linghui^{2, b}

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²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aE-mail: 952653069@qq.com; Tel: 18589832386

Keywords: creative treason; nove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outheast Asi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humanities exchange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Guangxi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and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Guangxi have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enter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uses the creative rebellion of Robert Escarpi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who make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Guangxi's characteristic culture i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of novel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tained in the novel.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problem of solving problems by pointing out the problem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novels to Southeast Asia, and analyzes how the theory solves the problem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works, and translates the works of Guang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pread to Southeast Asia or overseas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创造性叛逆在东西的小说向东南亚译介与传播的应用

钟雅轩^{1, a}，刘玲慧^{2, b}

¹ 广西师范大学

² 外国语学院

^aE-mail:952653069@qq.com; 联系电话: 18589832386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为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提供契机，广西的当代文

学作品和特色文化加快了“走进”东南亚国家的步伐。本文中笔者以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创造性叛逆为理论依据,以为广西特色文化的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作家——东西创作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在东南亚国家的译介以及小说中包含的文化传播情况。本文中笔者按照指出东西小说向东南亚译介传播的问题,阐释可解决问题的理论,分析该理论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分析东西作品的译介与文化的传播,并为广西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并传播到东南亚或海外提供有效指导为目的。

关键词: 创造性叛逆; 小说; 译介; 传播; 东南亚。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外传播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黄友义,2015:5)。“广西作品”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舞台,而是以全球视野和世界语言来展现广西地域特色文化。

“文学作品本身对译入语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但经翻译过程对原文文本进行再创造,在再创造过程中又深化,其内容就会在译入语文化中发生显在的或潜在的转化,然后转换成译入语语境中的一种文化行为,进而影响小到个体行为和思想状态,大到社会行为和上层建筑”(赵国月,2018:50)。广西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民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广西文学具有强劲创造力和发展动力。广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学作品对当下文化的解读和概括为东西的小说在东南亚的译介提供了便利。

一、东西作品在东南亚的传播分析

(一) 东西及其作品简介

广西当代作家笔名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3月出生于广西天峨县¹,广西天峨县人。现为广西作协主席、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八桂学者²、广西文坛“三剑客”³之一。

特殊的出生背景使他在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激荡中成长,“文革”给他的童年记忆打上深

¹ 天峨县,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上游。

² “八桂学者”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立于2013年,以八桂学者东西为岗位负责人,凡一平、黄佩华、朱山坡、李约热为创作团队核心成员。其主要目标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五年内,八桂学者和创作团队力争创作完成10部长篇小说,实现广西长篇小说的创作突破,创作一批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夯实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为广西的“文化强区”战略助力。

³ “广西三剑客”包括东西、鬼子、李冯。

深的烙印。

东西的作品蕴含丰富的民族性因素：《后悔录》以“性”为主线，将中国文革时期的“禁欲”、残酷的政治运动、扭曲的教育观念、社会和时代的剧烈变迁串连起来；《篡改的命》中主人公汪长尺高考被顶替，在中国传统婚姻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和小文结婚，被迫把儿子送到孤儿院；《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三位残疾人在“桂西北”这块贫瘠、恶劣的土地上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却凝注着善良、与命运抗争的桂西北文化特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描写了在“唐山大地震”失去知觉，心里被“青葵”的美丽所占满而没有空间来盛装痛苦的少年。东西的作品除了包含民族性因素，还包含世界性因素：《后悔录》，主人公“曾广贤”一步步做错，一步步后悔，做错事后悔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篡改的命》中涵盖城市吞噬农村，现代文明撞击传统文明，乡村城市化是世界性问题；《没有语言的生活》表现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所面对的孤独与悲哀，是普遍性问题；《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爱情给予生命高度和力量是具有世界性。

梁红涛在《贾平凹小说“译出”模式的文本选材嬗变》中提出，“‘可接受性’明显的作品须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因子，民族性所展现的‘异质性’吸引异域读者，世界性所体现的‘共通性’使异域读者易于接受，这两种特性最大程度保障了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梁红涛，2018:135）。东西作品中包含丰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因素，使其易受东南亚读者的青睐。

（二）出版情况

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于2005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该书曾获《新京报》年度文艺类好书奖。其越南语译本 *Hối hận* 于2016年11月由越南丽芝文化传媒公司出版；于2017年3月由 *Pn nhà xuất bản phụ nữ*（越南妇女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译者为 *Nguôi*。东西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于2015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该书的越南语译本 *Mộng đổi đời* 由 *Nguyễn trần* 翻译，并于2016年7月由 *Pn nhà xuất bản phụ nữ*（越南妇女出版社）出版。由他创作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于2006年9月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曾斩获鲁迅文学奖，其越南语译本于2016年9月由 *Vh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越南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东西创作的短篇小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由柬埔寨作家协会于2018年在《中国短篇小说集》柬文版出版。

2016年夏天，越南丽芝文化公司举办了由作家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越文版首发仪式，并与广西作家凡一平、黄佩华、田耳、李约热和朱山坡分别签订了5本小说的翻

译出版合同。《中国短篇小说集》柬埔寨文版于今年7月底在柬埔寨正式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东西、凡一平等作家的13篇汉译柬文版小说。

二、东西的小说译介传播中的问题分析

东西的作品包含广西特有的地域特色文化，是东南亚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值得译介原因在于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由出版销售情况可知，东西作品在东南亚的译介还处于起步阶段，推介力度难以增大，主要是由于作品信息翻译不当造成的。人们日报写道：“翻译问题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难点。相反，倘若，一部作品宣扬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在国内也是无人问津的，更不可能译介到海外。”

严复认为翻译应“信、达、雅”，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翻译理论无论形式如何多样，但都是以不同方式指向同样的问题，即‘怎样才能或者说才应该做到忠实？原文和译文之间最理想的相互关系是什么？’”（George Steiner,2001:275）翻译在有历史语境的真空中进行，因此原文和译文不可能达到完全对等，追求忠实就必须牺牲原作者和译者的历史语境。东西的作品以东西的生活背景——广西“桂西北”的地域特色文化，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革，而这样的“文化”正是译介过程中翻译的难点所在。因此，如何准确翻译这类“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理论基础

（一）创造性叛逆的产生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的第四部分“消费”的第七章“作品与读者”中首次提出的。文章提出，作品成功与否可以以销售量为标准，但文学成功却并非如此。作家与读者同属一个社会集团时，文学成功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双方意图的吻合（埃斯卡皮，135）。“读者认为，一本成功的书籍是：作品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看法，感受着同样的情绪，经历着同样的遭遇”（埃斯卡皮，137-138）。读者需要的往往并非作者想表现的东西，译者作为原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媒介，应当以读者的理解作为首要考量。

（二）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内容

“创造性叛逆”是对翻译中客观现象的客观描述，用于揭示翻译行为和翻译本质，而不是

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方法和手段。埃斯卡皮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三）创作性叛逆的特点

首先，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具有普遍性。翻译是一种理解，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属于再创造和解释。虽然直译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形式，但无法弥补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却可以尽可能弥补这些差异。其次，创造性叛逆存在历史性，由于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诗学等属于历史范畴。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不通，却引发了美国 20 世纪的一场新诗运动。如果将庞德诗歌翻译的历史语境考虑在内，那么诗歌中的“胡译”、“乱译”就是创造性的，且是叛逆的翻译。有学者认为，这为译者“不墨守成规翻译”提供额借鉴，即创造性叛逆。只要译语语境与原文语境存在差异，语言、文化的译介就存在创作性叛逆（谢天振，9-10）。最后，创造性叛逆具有原文规定性，不会实质性背离原作主题，但背离原文是文化理解与交流的必然。坚持创作性叛逆还在于消除文化中心主义，承认目的语文化的影响。

四. 如何解决译介与传播中的问题

由于“创造性叛逆”是对翻译中客观现象的客观描述，用于揭示翻译行为和翻译本质，而创造性叛逆的普遍性、历史性与原文规定性能解决解决文学作品中“文化现象”的翻译问题，以解决读者在文化理解上的困难。正如谢天振所说：“翻译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极大的想定和拓展”（谢天振，2015:5）。翻译内涵和外延的想定和拓展要求译者在翻译当代文学作品时在适当追求严复的“信、达、雅”基础上，必须进行创造性地叛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许钧，2015：42）。

（一）从创造性叛逆看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直接反应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独特的活动方式。

作家东西的小说以其独特的桂西北地域特色文化色彩为背景：淳朴、落后，又由于中国改革

开放前，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西的乡土小说凝聚着厚重的时代气息，这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大不相同。要把文学作品中的韵味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就要把这类“寻根文学”的根——文化，像画卷一样展现出来。但是，这些“民族性”的文化“根”在广西，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对应的信息词汇，例如，《后悔录》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仓库”，是中国独有的。它不仅仅是存储空间，更是经济文化的象征；《篡改的命》中“高考”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的符号；《没有语言的生活》体现出贫瘠的“桂西北”土地上艰难生存却善良淳朴的乡民。如何使目的语读者理解这些中国独有的文化，而又不会导致文化信息的缺失呢？

特色文化的信息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叛逆的传达。创造性叛逆的普遍性要求译者对小说文本进行再创造和解释，使读者理解文化差异的普遍性，从而理解中国的特有文化。“仓库”、“改革”和“土地”本身是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的，因此都有对应的词汇来表达，这是普遍性。但是在从创造性叛逆的历史来看，仓库是记忆库。在《后悔录》中，仓库由曾广贤的家，变成会场、办公室，最后变成娱乐场所；仓库一直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出现在曾广贤的心里，它贯穿着曾广贤三十年的后悔。译介时应将历史语境作为背景，创造性叛逆的传播这一主线背后的内容。“改革开放前后”是社会深刻变革的这一历史语境是任务活动的背景，应“背叛”传统的文化信息呈现方式，而应创造性的增加这一历史阶段的“序文”，或者翻译过程中加以标注。作品译介与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文化信息的缺失与变形，译者则可以发挥主体性，创造性的保持文化的整体性和本真性，“叛逆”性的准确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面貌，褒贬要符合历史事实，同时要契合同一时间段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变革，或不同时期相似的历史文化。原文的规定性要求译者在创造性叛逆翻译时不可背离原文的“文学韵味”，我国的教育制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制度大不相同，“高考”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许多人因为高考改变命运，因此有人想法设法顶替。在译介时，译者应该创造性叛逆的让目的语读者了解高考背后隐含的中国教育文化。正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朱振武在其文章《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比较意识与跨界视野》中说到：“我们就是要有主体意识，就是要站在本民族文学文化的基点，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外国文学对话。”文化的传播需要我们对翻译不断探索翻译方法，创作性地采取翻译策略，以本土文化的传播和目的语读者理解为目的。

五、结语

创造性叛逆可以解决广西当代作家东西的小说译介与传播东南亚的“文化现象”问题。东

西的小说在广西文学作品创作以及在向外译介时极具代表性，以此为个案，推而广之，广西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时可以借鉴东西的小说外译时解决“文化现象”的方法，即用创造性叛逆的方法。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而翻译正是不同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桥梁”。东西说“让作品走出去，从大处讲，是传递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扩大本土文化影响力，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从小处讲，作家能在遥远的海外找到读者或者知音，那真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情。但是，作品走出去不是翻译出版几本书那么简单，真正的走出去是走进读者的心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广西与东南亚过的人文交流不断加深，汉语热，学汉文化掀起热潮，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目标逐步实现。文化的传播是我们发出“自己声音”的主要途径。

基金项目：本文是 2018 年度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2018KY0063）的阶段成果。

钟雅轩（第一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生。联系方式：18589832386。研究方向：文学作品的译介、文学评论。刘玲慧（第二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 [1]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275).
- [2]admin. 中国图书香飘 “一带一路”[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08-26.
- [3]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丁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0 年.
- [4]东西.篡改的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 [5]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 [6]东西.后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7]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5.

- [8]蒋林.花开八桂香飘天下[N].广西日报数字刊,2017-03-10 (8) .
- [9]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丁沛译)[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1987(137).
- [10]李冬艳.广西文化“走出去”综述:花开八桂香飘天下[OB/OL].
- [11]梁红涛.贾平凹小说“译出”模式的文本选材嬗变[J].小说评论,2018(2):131-136.
- [12]陶军,黄氏香.中国作家作品翻译出版活动在胡志明市举行[N].新华网,2016-07-05 (10) .
- [13]谢天振.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 2015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J].东方翻译,2016 (4) :4-8.
- [14]周晓梅.中国文化外译中的读者意识问题[J].小说评论, 2018 (3) :121-126.
- [15] 张曦娜 . 访问中国作家东西以缓慢和精准逼近命运的本相
[OB/OL].<http://www.zaobao.com/news/fukan/cover/story20170911-794248>,2017-09-11.